禮記恒解

禮記恆解卷七

曾子問

蜀西雙流劉沅輯註

禮者所以經緯人倫該洽物理然或古有今無今無古有惟聖人始能因人情而幽當乎物則周衰禮制多廢其尤有當義起者不一而足此篇蓋記曾子所問足以見聖賢因時處中之經濟使其得志所行當不止此蓋亦全豹之一端也

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大祝裨冕執束帛升自西階盡等不升堂命毋哭祝聲三告曰某之子生敢告升奠幣於殯東几上哭降衆主人卿大夫士房中皆哭不踊盡一哀反位遂朝奠小宰升舉幣大祝之大音泰下同裨音皮毋音無三去聲下同

攝主鄭康成曰上卿之代國政者于西階南以殯在西階將以生子告於殯也大祝祝官之長禪卑也毛氏奇齡曰言服之卑者天子以袞冕以下爲卑服諸侯以鷩冕以下爲卑卿大夫以絺冕以下爲卑或服絺衣或服元衣而加冕也冕各以旒玉之數分等級絺冕五旒十二玉元冕三旒十二玉此時宜服衰因重告事故服冕因接鬼神宜自下故服禪冕凡告神必有幣故執一束帛束帛即十端也凡寢廟內外不拘阿棟檐楹自階級以上並謂之堂命毋哭恐告時亂神聽也聲三作聲者三以警神聽也某生子夫人之氏也殯東殯以東爲前几殯前原設之几周官司几筵所謂每敦一几者也當大祝哭時君之親臣與卿大夫及婦人在房者皆哭不踊祇盡哀而各反初位遂行朝夕哭奠之禮以告時在朝故止言朝奠小宰大宰之副升舉前所奠幣而埋之階間以上生子告君之變禮也

三日衆主人卿大夫士如初位北面大宰大宗大祝皆禪冕少師奉子以衰祝先子從宰宗人從入門哭者止子升自西階殯前北面祝立於殯東南隅祝聲三曰某之子某從執事敢見子

拜稽顙哭祝宰宗人衆主人卿大夫士哭踊三者三降東反位

皆袒子踊房中亦踊三者三襲衰杖奠出大宰命祝史以名徧

告于五祀山川大宰大宗並音泰奉舉同子從人從之從去聲見音現

此下三日見子名子之禮也常禮三月負子三月始見而名之今君薨幼子幸生當立名定位以號中外故畧負子之禮而急行名子之禮如初位如告于時北面階南少師太師之副奉子以衰少師自著衰而又以衰奉子也大祝先子而行子從之宗人又在子後門殯宮之門也哭者皆止以俟告殯某之子某某某氏之子某名也踊三者三九踊也此諸臣見子而踊子不踊以身方執禮不能踊也降東反位請臣降階而反朝夕哭位也此時子當居殯東主人之位成服而踊故子踊而婦人亦踊諸臣不踊以去殯遠也襲衰杖襲衰而授以杖成人子之禮也奠出行朝奠而出授命子之禮見君君名之或父在而見於祖祖亦名之今君薨始生世子名之者無考或者宗臣擬名而卜定之乎

曾子問曰如已葬而世子生則如之何孔子曰大宰大宗從大

祝而告于禰三月乃名於禰以名徧告及社稷宗廟山川

鄭康成曰告於禰告主也孔氏曰旣葬惟主在寢神事之故以廟名而曰禰禰殯宮之主也徧告無所不告孔氏曰前不云社稷宗廟此不云五祀相互也

孔子曰諸侯適天子必告於祖奠于禰冕而出視朝命祝史告于社稷宗廟山川乃命國家五官而后行道而出告者五日而徧過是非禮也凡告用牲幣反亦如之朝直遙反牲如字

孔氏穎達曰凡無問而稱孔子曰者皆記者失問也鄭康成曰祖禰皆奠幣以告此互文也孔氏穎達曰諸侯視朝當用元冠緇衣素裳今視朝而服裨者天子將於廟中受己之禮故豫敬之以冕服視朝也裨冕者公衮侯伯鷩子男毳出告反面人子之禮告廟事死如事生也言社稷山川爲守土也鄭康成曰五官五大夫典事者命者敕之以其職道周道也五日而徧旣告不敢久留也孔氏穎達曰道路以險阻爲難是以委土爲山或伏牲其上使者爲軷祭其牲天子大諸侯

羊卿大夫酒脯

諸侯相見必告于禰朝服而出視朝命祝史告於五廟所過山川亦命國家五官道而出反必親告于祖禰乃命祝史告至於前所告者而后聽朝而入

告禰不言告祖省文也山川所不過則不告視朝惟著朝服降于天子也徐氏師曾曰聽朝而后入以久不在國當飭政也

曾子問曰並有喪如之何何先何後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禮也自啓及葬不奠行葬不哀次反葬奠而后辭於殯遂脩葬事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禮也

並有喪同時並有父母之喪及祖父母喪也皇氏侃曰葬是奪情故從輕者爲首奠是奉養故令重者居先孔氏穎達曰

次大門外之右平時待賓之處柩車至此孝子悲哀柩車暫停今爲父喪在殯故不哀次父母之喪一也因並喪故先葬母其不負不哀次也非畧於母也母統於父母柩雖出而父猶在殯孝子之心以爲母魂猶共父居也及反葬而后告於父殯言母葬已備父可遂行事死如事生也遂脩葬事言不敢緩也及父葬而負而哀次其必痛父母之同永辭可知也虞祭亦負之類故亦先重實則未嘗不並重也輕重云者從乎先後別言之耳

孔子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非宗子雖無主婦可也

孔氏穎達曰宗子領宗男於外宗婦領宗女於內昭穆事重不可廢闕故雖七十猶娶然此謂無子孫及有子而年幼者若有子孫則七十老而傳矣

曾子問曰將冠子冠者至揖讓而入聞齊衰大功之喪如之何

孔子曰內喪則廢外喪則冠而不醴徹饌而埽即位而哭如冠者未至則廢 冠埽並去聲齊音咨衰七回反

冠者當冠者聞喪亦冠者聞喪也內喪同門也孔氏穎達云加冠必於廟廟在大門之內吉凶不可同處故內喪則廢若喪在大門外則猶可加冠但平常三加之後設醴以禮冠者今冠者既聞喪則不受醴且徹饌而掃即已之位而哭如冠者未至則不冠也

如將冠子而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除喪不改冠乎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大廟大音泰歸設奠服賜服於斯乎有冠醮無冠醴醮音酮

此言冠子者聞喪之禮也因喪服而冠已既著喪服即以喪服告廟而冠其子也曾子疑已有喪則吉禮不全除喪之後當改冠孔子言諸侯大夫未冠朝天子天子賜之冕弁服歸則但設奠告廟服賜服亦不改冠今冠子者既告廟而冠其子告於祖與告於君一也豈必改冠醮以祭飲冠者醮禮畢而以醴飲冠者歸設奠則以君賜告廟亦祭而醮飲不復行冠禮故無冠醴也

父沒而冠則已冠埽地而祭於禰已祭而見伯父叔父而后饗冠者見音現

孔氏穎達曰父沒加冠禮父兄戒賓冠之日主人紒而迎賓已冠之後埽地而祭於禰廟已祭之後見伯父叔父乃饗冠賓及贊者愚按冠以告廟及尊者爲主故祭禰見伯叔而後禮賓而上二條之義亦可曉然矣

曾子問曰祭如之何則不行旅酬之事矣孔子曰聞之小祥者主人練祭而不旅奠酬於賓賓弗舉禮也昔者魯昭公練而舉酬行旅非禮也孝公大祥奠酬弗舉亦非禮也

此承上齊衰大功而言問祭當如何則不行旅酬之事矣夫子言小祥則主人練祭而不旅爾大祥則可旅酬父母之喪如此則大小功可類推奠酬於賓奠其酬爵於賓前賓弗舉不舉以旅也方氏慤曰昭公不及於禮孝公過於禮

曾子問曰大功之喪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豈大功耳

自斬衰以下皆可禮也曾子曰不以輕服而重相爲乎孔子曰非此之謂也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奠大夫齊衰者奠士則朋友奠不足則取於大功以下者不足則反之與爲並去聲下同

陳氏澔曰饋奠賓於殯也大夫朔望皆有殷奠士惟月朔其禮盛故執事者衆曾子問己有大功之喪可以與人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豈直大功自斬衰以下皆可也曾子疑輕己之服而重爲人之事孔子曰非謂此言之謂也天子諸侯之喪子臣皆斬衰臣爲奠大夫兄弟之服齊衰者奠士朋友奠朋友弔服加麻如不足則取於大功以下者再不足則反取大功以上者是斬衰以下皆有與人饋奠之事而非謂居父母喪身爲人饋奠也毛大可曰反者初取大功以下今反取大功以上初避大夫齊衰今不然謂從前事一反之是也

曾子問曰小功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何必小功耳自斬衰以下與祭禮也曾子曰不以輕喪而重祭乎孔子曰天子諸侯之

喪祭也不斬衰者不與祭大夫齊衰者與祭士祭不足則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 與去聲

大意與上節畧同祭告祭也其義見下文

曾子問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緦不祭又何助於人

彭氏廉夫曰前所論大小功斬衰齊衰皆爲之族而服其屬爲之臣而服其主是也爲人臣子爲其主效職事但可爲所服者奠祭而不可爲他人奠祭以己有親屬之服卽緦亦不祭又何能助人之祭

曾子問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說衰與奠非禮也以擯相可也 說音脫 相去聲

鄭康成曰廢喪服謂新除喪服陳氏澔曰曾子意方除喪服決不可與祭疑可與饋奠也夫子言方脫衰卽與奠忘哀

太遠故曰非禮積相率輕亦或可耳

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壻使人弔如壻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父喪稱父母喪稱母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禮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娶而后嫁之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

御案有吉日則已請期也請期出之男氏而女氏諾之男既請期而今失其期女既諾其期而今違其諾古之人重信故不可不致命也許諾而弗敢嫁順孝子之心也父死稱父母死稱母如死者父則稱父命以弔如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以弔也兄弟婚姻也壻免喪可娶矣而請之必出自女氏餘哀未忘不汲汲也壻弗娶猶戚戚乎爾隣不親迎也而後

嫁之言前弗敢嫁至此而后嫁也鄧氏元錫曰不曰娶而曰嫁若壻終不忍娶而女家以婦歸之可謂曲而至矣

曾子問曰親迎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曰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女在塗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迎去聲後放此

孔氏穎達曰嫁服士妻褖衣大夫妻展衣卿妻鞠衣也深衣衣裳相連前後深邃縞白絹總束髮者長八寸徐氏師曾曰壻父母死女改服以奔喪雖未成婦而婦之分已定也女父母死女改服而反不可奪喪而成昏也皆以敎孝也女居壻家若今童婦皆除喪而後成昏

如壻親迎女未至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男不入改服於外次女入改服於內次然後即位而哭曾子問曰除喪則不復昏禮乎孔子曰祭過時不祭禮也又何反於初過仄聲

孔氏穎達曰改服男改其親迎之服服深衣於門外之次女改其嫁服服深衣於門內之次就壻家爲位而哭過時不祭

謂因時常祭若喪祭及祫祭雖過時猶追而祭之孔子言祭重昏輕重者過時尚殷輕者豈可復行然鄭康成以不復者指飲食之道則既哭而見舅姑除喪而後合巹禮所必然特不復郊初陳設贊拜之儀耳

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 離力智反 見音現

鄭康成曰思相離親骨肉也思嗣親重世變也三月廟見謂舅姑沒者按廟見奠菜也以一筐菜先獻舅後獻姑猶舅姑在時婦初見以服脩等見也擇日而祭於禰另爲一事然祇是終廟見之禮猶舅姑在時婦以特豚盥饋也

曾子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壻不杖不菲不次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

禮舅姑存者昏之明日婦執棗栗服脩見於舅姑舅姑沒未廟見則倘未成婦而死故不遷柩而朝於壻之祖廟不祔於

皇姑之廟稱皇者尊之之辭壻爲妻服齊衰杖而菲屨別止哀次今但服齊衰而殺其禮

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

以其已請期故齊衰而弔尚未成昏故既葬而除之若夫死女亦斬衰而弔或以未成夫婦爲嫌然弔而即歸既葬即除禮自適中其男則別娶女或不別嫁亦聽乎其人之自命先王亦未嘗明爲之禁也

曾子問曰喪有二孤廟有二主禮與孔子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禘嘗郊社尊無二上未知其爲禮也昔者齊桓公亟舉兵作僞主以行及反藏諸祖廟廟有二主自桓公始也喪之二孤則昔者衛靈公適魯遭季桓子之喪衛君請弔哀公辭不得命公爲主客入弔康子立於門右北面公揖讓升自東階西鄉客升

自西階弔公拜興哭康子拜稽顙於位有司弗辨也今之二孤自季康子之過也與平聲辨去聲

鄭康成曰時有二孤二主者故怪問之而孔子以尊卑見不可二也亟數也陳氏澔曰師行而載遷廟之主於齊車示有所尊奉也既作僞主又藏於廟是二主矣國君弔鄰國之臣尊卑不等哀公爲主禮也公既爲主康子但當哭踊公拜而康子又拜稽顙是二孤矣不言始而言過者孔子康子同時也鄭康成曰靈公先桓公卒當是出公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於齊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惟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祫祭於祖爲無主耳吾聞諸老聃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后主各反其廟君去其

國大宰取羣廟之主以從禮也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出廟入廟必蹕老聃云守去聲 齊齋同 從去聲 聃音貪

鄭康成曰齊車金路也言必有尊遺先王之法意天子諸侯崩薨羣主於太廟以喪三年不祭也孔氏穎達曰三年祫祭祝迎高曾祖禰四廟主於太祖廟祭之天子則迎六廟之主出廟出己廟往太祖廟入廟由太祖廟還入己廟主出入當蹕止行人惟入太廟不蹕以壓於尊也若有喪及去國無蹕老聃云結上義也史記老聃陳國苦縣賴鄉曲仁里人為周柱下史孔子嘗從問禮蓋隱君子而後世異端託之遂為世詬病誣矣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主命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於祖禰遂奉以出載於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后就舍反必告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乃出蓋貴命也舍止 去聲

陳氏澔曰旣以幣玉告於祖廟則奉此幣玉猶奉祖命也故曰主命每舍必奠神之也反則設奠以告而埋藏之不敢褻也

子游問曰喪慈母如母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傅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之也何服之有昔者魯昭公少喪其母有慈母良及其死也公弗忍也欲喪之有司以聞曰古之禮慈母無服今也君爲之服是逆古之禮而亂國法也若終行之則有司將書之以遺後世無乃不可乎公曰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公弗忍也遂練冠以喪慈母喪慈母自魯昭公始也喪平聲下同與平聲爲去聲少喪皆去聲

子游見當時有此而問慈母君使鞠養子者昭公家語作孝公是也公以私情喪慈母而援古以爲辭然練冠以燕居養

諸侯妾子君及夫人在而不得服三年喪者非喪慈母也然此亦謂諸侯則然若大夫士之子無母而父命庶母子之則亦齊衰三年

曾子問曰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四請問之曰大廟火日食后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如諸侯皆在而日食則從天子救日各以其方色與其兵大廟火則從天子救火不以方色與兵見音現幾居豈太音泰

鄭康成曰大廟始祖廟宗廟皆然主於始祖耳以方色示奉時事以兵示有所討也方色東方衣青南方衣赤西白北黑

孔氏穎達曰兵東方用戟南方用矛西弩北楯中央

故陳氏澔曰日陰侵陽故正五行之方色以厭勝之

曾子問曰諸侯相見揖讓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六請問之曰天子崩大廟火日食后夫人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

鄭康成曰夫人君之夫人方氏慤曰旅見君臣之禮故以事
而廢者少相見敵國之禮故以事而廢者多此輕重之別也
御案古人歷法疏故有日食晦月日
食二日者若今則可預推而避此日矣

曾子問曰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陳天子崩后之喪
如之何孔子曰廢曾子問曰當祭而日食大廟火其祭也如之
何孔子曰接祭而已矣如牲至未殺則廢

鄭康成曰既陳謂夙興陳饌牲器時也孔氏穎達曰接捷也
速而祭之　御案古人祭祀恒竭日之力即極速亦必三四
時日食與火皆有不及大抵牲未殺則廢牲既殺則
但接以朝踐一獻太廟火甫牲殺亦不得不廢矣

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
酳不酢而已矣自啓至于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祝畢
獻而已
飯扶晚反下同侑音
又酳音引酢才各反

孔氏穎達曰天子諸侯祭禮亡今按士祭尸九飯大夫祭尸十一飯則諸侯十三飯天子十五飯也天子初喪哀戚未遑故五祀之祭不行然五祀外神不可以私喪久廢既殯則哀稍殺而後祭不得純用吉禮故迎尸入奧之後尸三飯告飽則止不更勸侑使滿常數酳食畢而以酒漱口酳尸尸飲畢而酢主人啓殯以後反哭以前哀摧更甚故祭仍不行既葬漸吉故祝侑滿常數攝主酳尸尸酢攝主攝主飲畢獻祝祝受飲則止以非全吉亦無獻佐食以下事也

曾子問曰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陳聞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自薨比至于殯自啓至于反哭奉帥天子比音畀帥入聲

比及帥循也陳氏澔曰諸侯既殯而祭社稷或五祀亦如天子殯後祭五祀之禮葬後而祭社稷五祀亦如天子葬後之殺禮

曾子問曰大夫之祭鼎俎既陳籩豆既設不得成禮廢者幾孔

子曰九請問之曰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君之大廟火日食三年之喪齊衰大功皆廢外喪自齊衰以下行也其齊衰之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大功酢而已矣小功緦室中之事而已矣士之所以異者緦不祭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

齊音咨衰七回反

孔氏穎達曰大夫祭謂祭宗廟若遭異門齊衰之喪其祭迎尸入室三飯則止不復勸侑至十一飯主人酳尸尸不酢主人大功既輕其禮稍備以尸酢主人而止小功緦又輕其禮更備尸酢主人主人獻祝佐食賓長獻尸尸酢賓賓又獻祝佐食而止此時尸祝佐食皆在室中故曰室中之事而已若常禮則賓獻尸尸不舉待致爵其致爵不於室中也士卑於大夫雖緦亦不祭末句又總論凡有喪所祭之人於死者無服則可祭也

曾子問曰三年之喪弔乎孔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旅行

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

鄭康成曰不羣立不旅行爲其苟語忘哀也三年之喪而弔哭爲彼哀則不專於親爲親哀則是妄弔也

曾子問曰大夫士有私喪可以除之矣而有君服焉其除之也如之何孔子曰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又何除焉於是乎有過時而弗除也君之喪服除而后殷祭禮也

君親一也有位者先公後私故有君喪服不敢私服而私喪之不必除可知矣殷盛大意此殷祭謂新主初入廟舊主合祭故曰殷與下文殷字不同必君服除而後行私喪之殷祭亦有位者然也

曾子問曰父母之喪弗除可乎孔子曰先王制禮過時弗舉禮也非弗能勿除也患其過於制也故君子過時不祭禮也

曾子因上文變禮有君喪則不除服欲終身不除父母之喪夫子言先王以中道制禮非弗能勿除患其過制若以意過

於隆則必將有以意過於殺者如祭所以敬先然因喪而廢喪除亦不追祭以遵禮非失禮而不孝也則喪可知矣

曾子問曰君薨既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居于家有殷事則之君所朝夕否

御案喪以未殯既殯既啟分三大節未殯則尸露既啟則柩露最為嚴急之時既殯則稍緩也孔氏穎達曰朔月月半薦新之奠比朝夕為大故亦曰殷君既殯歸治父母新喪有殷事則適君所哭君朝夕不往唯在家為父母治喪酌於忠孝兩全也

曰君既啟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哭而反送君

蓋即服君服歸哭父母更反送君葬不待虞祭而即歸治父母之喪

曰君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殯反于君所有殷事則歸朝夕否大夫室老行事士則子孫行事大夫內子

有殷事亦之君所朝夕否

盧氏植曰歸殯反於君所者人君五日而殯故可以歸殯父母而往殯君也殷事與君不同時故必歸至朝夕之奠則大夫以家老代行事士則子孫行事鄭康成曰內子大夫適妻謂夫之君既殯而有舅姑之喪者妻爲夫之君如婦爲舅姑服齊衰

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非禮也長去聲

誄累也累列其生平德行而稱之有誄之而作謚者有但誄之者要皆自貴者長者施於幼賤敵體且不相誄況幼賤乎惟天子至尊而又不可以無謚則稱天以誄之鄭康成曰春秋公羊說讀誄制謚於南郊若受之於天然是也

曾子問曰君出疆以三年之戒以椑從君薨其入如之何孔子曰共殯服則子麻弁絰疏衰菲入自闕升自西階如小斂則子

免而從柩入自門升自阼階君大夫士一節也 椑音僻從去聲 共供同免音問

鄭康成曰戒猶備也親身棺曰椑曾子問出必預爲戒備若或死而後入當如之何殯服鄭康成曰布深衣苴絰散帶垂殯時主人所服共之以待其來也此謂君已大斂者柩未入子未成服故麻弁絰疏衰非杖從柩入自毀宗之猶闕升自西階如已小斂子布深衣不括髮入自門 御案小斂以尸入則猶以生人之道待之而入自門大斂以椑入則並不見尸故以殷道之尊神者待之而用毀宗之禮入自闕周人大斂於阼故既小斂則升自阼階以便大斂殯於西階故既大斂則升自西階以就殯

曾子問曰君之喪既引聞父母之喪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而歸不俟子 封讀窆 下同

鄭康成曰遂遂送君也 封當爲窆下闕君也

曾子問曰父母之喪既引及塗聞君薨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

改服而往

鄭康成曰改服括髮徒深衣
按上經不以私喪包至尊也

曾子問曰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事祝之六反爲介之爲去聲

鄭康成曰上牲少牢介副也孝子宗子介子庶子也不言庶庶卑賤之稱介則副貳之義所以貴之也時祭禮之常故曰常事　御案古人最重宗法高祖之祭高祖之適世主之曾祖之祭曾祖之適世主之祖廟禰廟亦然庶子家無廟故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若庶人崛起爲大夫則三廟以大夫而立自當立於大夫之家其祭使曾祖之禰主之故曰士賁大夫惟宗子其辭曰宗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事親盡則遷遷至五世則大夫正位第一廟下及三世其曾孫雖爲庶人亦不毀但藏而不祭耳非必此時往寄立於宗子之家至大夫之子則爲高祖不得祭又往其家毀其廟也

若宗子有罪居於他國庶子爲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祭不配布奠於賓賓奠而不舉不歸肉其辭於賓曰宗兄宗弟宗子在他國使某辭

厭足也歷飫神也祭末尸既起設饌食獻謂之厭祭此庶子攝宗子之祭其禮不備故曰不厭祭猶言不備禮也下文即其事不敢賓主交歡故不旅酬假當作嘏尸十一飯訖主人酳尸尸酢主人畢命祝嘏于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汝孝孫今攝主不敢受嘏也綏當作墮減毀之名也陳氏澔曰尸與主人皆有綏祭主人減黍稷肺而祭於豆間尸則取菹擩黍稷肺而祭於豆間所謂綏祭今尸自綏祭主人是攝主故不綏祭也不配祝告神不言以某妃配某皇氏布奠謂主人酬賓奠觶于薦北賓奠謂取觶于薦南此即旅酬始事上言不旅酬是主人不敢與賓盡歡此言賓不舉是賓亦不與主人盡歡也鄭康成曰肉俎也謂攝主不敢饋俎肉於賓與祭者留之共燕辭猶告也宿賓之辭與宗子爲列

則曰宗兄宗弟昭穆異者曰宗子而已

曾子問曰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請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望墓而爲壇以時祭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後祭於家宗子死稱名不言孝身沒而已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若義也今之祭者不首其義故誣於祭也

曾子承上文庶子有爵可攝祭而問無爵者亦祭否夫子言宗子有罪去國其廟尚存庶子望墓爲壇以時祭不敢於廟若宗子死或宗子先以廟主行或宗子賤本無廟則以其死告於墓而後祭於家但稱名不稱孝子某以別於有爵者稱介子然亦止終庶子之身而已若其子則可稱孝以其爲庶子之適也徐氏師曾曰子游以下非孔子語記者以爲証是也鄭康成曰以用也若順也首本也誣猶妄也

曾子問曰祭必有尸乎若厭祭亦可乎孔子曰祭成喪者必有

尸尸必有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祭殤必厭蓋弗成也祭成喪而無尸是殤之也厭饜通下並同

孔氏穎達曰祭末尸既起直設饌食以厭飫曰厭祭曾子疑神本虛無可以不用尸直設饌食厭祭亦可夫子言成人威儀具備必有尸以象之其尸必取昭穆孫行之適者同姓亦孫行祭殤者不立尸以無威儀可象也若祭成人無尸是以殤待之

孔子曰有陰厭有陽厭曾子問曰殤不祔祭何謂陰厭陽厭孔子曰宗子為殤而死庶子弗為後也其吉祭特牲祭殤不舉無肵俎無玄酒不告利成謂是陰厭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於東房是謂陽厭肵音斯

孔子承上而言祭殤有陰厭陽厭二義非謂凡祭皆有此名也成喪主祔廟則殷祭曾子言喪不祔祭何謂陰厭陽厭孔

子乃分明之庶子弗爲後者祔祭必爲其後者奉廟入主而祭今宗子殤死無子庶子弗能爲後也第卒哭成事以後之吉祭則兄弟或兄弟之子皆可以祭其禮特牲舉肺脊投尸所敬也所俎尸食之餘歸之所俎主人敬尸而撰此俎玄酒尤也存太古之意利養也告利成告共養之禮已成祭殤無尸故無此四者陰厭者義由宗子而生謂死者闇中自饗飫也此宗子之殤則然若凡非宗子之殤與庶子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戶明白處其尊則設於東房謂陽厭者庶殤幼賤本可不祭宗子推錫類以祭之使其饜飫義由生者而起故也

曾子問曰葬引至于堩日有食之則有變乎且不乎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堩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既明反而後行曰禮也反葬而丘問之曰夫柩不可以反者也日有食之不知其已之遲數則豈如行哉老聃曰諸侯朝天子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奠大夫使見日而行逮日

而舍夫柩不蚤出不莫宿見星而行者唯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見星也且君子行禮不以人之親痁患吾聞諸老聃云晅音亘且不之不否通從去聲數音速舍如字去聲使去聲莫音暮痁凡占反

堩道也變乎不平言變禮與否就道右尚事尚右聽變聽日食之變已止也陳氏澔曰明反日光復常舍奠脫止舍而設奠於行主安知其不見星謂日食既而星見則昏闇中恐有姦慝痁病也不可使人之親病於危亡之患陸氏德明曰老聃即老子按老子耆年碩德夫子嘗從問禮即是受學故夫子自言從之助葬老子且名呼夫子而告之後儒因此端假托老子遂疑非夫子所問禮者謬矣

曾子問曰爲君使而卒於舍禮曰公館復私館不復凡所使之國有司所授舍則公館已何謂私館不復也孔子曰善乎問之也自卿大夫士之家曰私館公館與公所爲曰公館公館復此

之謂也　為君之為及使並去聲

鄭康成曰復始死招魂也公館若今縣官舍公所為君命使舍己者

曾子問曰下殤土周葬于園遂輿機而往塗邇故也今墓遠則其葬也如之何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史佚有子而死下殤也墓遠召公謂之曰何以不棺斂於宮中史佚曰吾敢乎哉召公言於周公周公曰豈不可史佚行之下殤用棺衣棺自史佚始也　佚逸通召音邵衣去聲衣棺之棺去聲

八歲至十一為下殤鄭康成曰土周即堲周周人以夏后氏之堲周葬下殤於園中以其去成人遠不就墓也機輿尸之牀以繩絙其中央又以繩從兩旁鉤輿尸就園而葬塗近故耳今人斂下殤於宮而葬於墓與成人同墓遠曾子問當輿尸而往乎抑載棺往乎孔子引史佚之事明之衣棺之棺斂用棺衣而斂於宮中豈不可言何不可也

曾子問曰卿大夫將爲尸於公受宿矣而有齊衰內喪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於公館以待事禮也

陳氏澔曰受宿受君命而宿齊戒也齊衰內喪大門內齊衰服之喪　御案尸必取於適不敢以卑者憑吾親必取適之有爵者不敢以賤者憑吾親也此卿大夫爲尸於公是同姓之公族士大夫則取適之無爵者擬君也故尸幼則使人抱之

孔子曰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尸必式必有前驅

此言尸之重也弁爵弁士服冕卿大夫服尸弁冕以卿大夫士言也言卿大夫士而君尸可知凡祀之尸皆可知人爲尸下尸亦式之謙也必有前驅爲辟道也

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禮與初有司與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記曰

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此之謂乎辟音避與平聲

無辟無敢辟辟時有此事子夏問禮與抑有司初使然與孔子引夏殷人臣遭喪皆致職事於君無弗辟者記所謂不奪人親亦不可自奪其親也

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上爲去聲

魯公之國有母喪而徐戎作難東郊不開不得已而征之是有爲之也若居三年之喪而用兵以求利則非春秋何攻伐多舊□伯禽故云然

文王世子

蜀西雙流劉沅輯註

諸侯以上之適子曰世子其子道與凡人子同而所以成就德性者尤要因記文王爲世子事而及武王並教世子之法摘篇首以名篇亦以見世子之道至文王而始詳美也

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于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末有原應曰諾然後退朝音潮衣去聲豎音樹莫古暮字上去聲

孔氏穎達曰朝曰朝暮曰夕朝禮具夕禮簡世子恆曰二朝文王增一時聖人法也鄭康成曰內豎小臣通命者御直日者節謂居處故事履蹈地也復膳飲食安復初憂解也陳氏澔曰食上進膳於親在寮也食下食畢而徹問所食多寡末猶勿也原再也謂所食之餘不敢再進也

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旬有二日乃間帥音率說音脫養上聲間去聲

不敢有加言文王事親已盡善且明武王之亦如文王也不脫冠帶服勤備至可知間病瘥也

文王謂武王曰女何夢矣武王對曰夢帝與我九齡文王曰女以爲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文王曰非也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

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 汝女音

齒年數也莊氏夏曰文王直以年齡告欲使武王知己年如此天命未疑欲以釋武王之憂也非武王愛親之切不足以召上帝之夢非文王與天爲一不足以知上帝之誠愚按聖人德與天通至誠感召則武王之夢文王之自知亦理之所有第以己年與子則不通矣先儒以爲好事者爲之其信然歟

成王幼不能涖阼周公相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文王之爲世子也 相去聲治合皆平聲長上聲

涖臨踐履也成王年幼且居憂周公以冢宰相王踐阼所謂負斧扆南面而立朝諸侯者成王也其國事則公以王命行之蓋古者天子居諒闇之禮也鄭康成曰抗舉也舉世子之法使與成王居而學之以成王之過撻伯禽則足以感喻焉愚按武王年近百歲始終成王年幼蓋武王元妃無適子晚年娶邑姜始生成王與叔虞也崔東壁謂武王無年幼事然

書言冲人及孔子之言必非誣乳氏穎達曰武王成王之爲世子皆法文王故以文王之爲世子結之

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胥鼓南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學並音教學禮之禮如字

士學亡成而升於大學者故學世子使同學以成其德舉必時必及時恐廢惰也干盾戈句子戟干戈武舞故於陽氣發動時學之羽翟羽籥留也文舞故於陰氣凝靜時學之雖分時肄習而舞以習容止意主於舒暢故皆於東序小樂正卽樂師周禮樂師掌國學之政掌教國子小舞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籥師掌教國子舞羽吹籥胥掌以六樂之會正舞位是數人者皆合樂和聲以陶淑學者之性情也故錯舉之以見其教之之備非必一人遂盡所長亦非專學舞而不學樂也南南篇文王始化二南周公作樂卽以爲名鼓南者武功悉本文德示學者非

徒舞也以上五句申春夏學干戈二句之義誦謂誦樂之章弦習樂之音瞽宗殷學名上庠虞學名周兼立四代之學詔之凡聲陽也故弦誦尤宜於春夏太師樂官之長瞽而工於音者故居瞽宗禮所以成其行故秋學之執禮者能讚禮者也書所以儲其政故冬讀之典書者掌籍能授受者也然此亦大槪言之其實先王教人禮樂斯須不去而詩書又與禮樂相經緯者特學者學之有漸則設官以司其事不得不廣其選因而別其任以專其責究何嘗判然不相屬哉

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

祭釋奠也養老養五更尊老乞言求教於老合語共析疑解義陳氏澔曰其間各有威儀容節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是也

大樂正學舞干戚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大司成論說在東序學音效語去聲

戚斧也前小樂正學干籥師學戈始習其事也此大師學舞干戚則學已就而大師更課之以大成也語告也語說告以

樂舞之說命乞言命求教於老者皆威儀進退高下節序之節大司成論說則為講明其義蘊也王氏炎曰大樂正授數所謂樂正司業大司成所謂父師司成太傅在前少傳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以成世子之德者也

凡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可以問終則負牆列事未盡不問間平聲

鄭康成曰間猶容也容三席則得指畫相分別席之制廣三尺三寸三分則是所謂函丈也孔氏穎達曰終則負牆避後來問者列事未盡不問來問者言終然後更問

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亦如之

鄭康成曰官謂禮樂詩書之官不言夏夏從春可知孔氏穎達曰釋奠者奠置於地無迎尸酬酢之事以主於行禮非報功也春誦夏弦則太師釋奠教干戈則小樂正籥師釋奠之類先師先代明習此事者

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

始立學鄭康成曰天子命之教始立學官者也先聖周公若孔子陳氏澔曰行事行釋奠之事必以幣必奠幣爲禮孔氏穎達曰立學爲重故及先聖常奠爲輕故唯祭先師

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凡大合樂必遂養老

劉氏彝曰合謂合樂春釋菜合舞秋頒學合聲此並合之以侑神故謂凶札師旅陳氏澔曰常事合樂不養老惟大合樂人君親學則養老

凡語於郊者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曲藝皆誓之以待又語三而一有焉乃進其等以其序謂之郊人遠之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也遠去聲

陳氏澔曰語于郊論辨學士才能於郊學之中也有賢德者錄取之有才能者收斂之道德爲先事功次之言語又次之愚按此言郊學之異於大學也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德才言三者其要郎一曲之藝亦皆教戒之以待下次考論

若三事有一善者則拔進之以其所能優劣爲序謂之郊人不稱士所以然者遠之於成均俊選二士以及取爵于上尊者皆不得與也蓋升於司徒爲選士者天子親學飲酒之時乃取爵於堂上之尊以相酬也

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然後釋菜不舞不授器乃退儐於東序一獻無介語可也教世子 與鄭康成讀釁

始立學者初造禮樂之器器成而釁必用幣然後釋菜於先聖先師以告器成明不比常奠惟釋菜而已但作樂而不舞亦不授舞者以干戈羽籥之器以告器成重在文德故略之也東序夏制也諸侯惟立時王之學有功德者始得立三學如魯有米廩東序瞽宗孔氏穎達曰東序在東廂序在西相對儐於東序禮賓於中也禮惟一獻無介無語謂告議之辭以上錯舉學宮之儀雖非專爲教世子而設而世子就學皆當知之然後知尊師重道以成德故特以教世子也

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脩內也禮所以脩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

脩內消其中心之邪慝脩外正其容體之威儀然內外實無兩分交相爲制錯雜爲功內和平而外莊敬及其成德則有以發其天性之樂而適於日用之宜懌悅也鄭康成曰貌恭心敬方氏慤曰溫則不暴文則不野

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大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喻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喻而德成也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語使能也 大音泰少行並去聲

鄭康成曰養教也言養者積浸成長之示之爲之行其禮審喻之爲之說其義前後謂在學時出入謂燕居時以有四人維持之是以教諭而德成也慎其身謹安護之記所云謂天子也語言也得能則用之無則已不必備其官也小人處其

位不如且䦕愚按引記以明師保之重因輔𠔏師保疑丞三公或兼或否皆所以成君德不必專在爲世子時言也言使能也記者釋之之詞

君子曰德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君之謂也

上文所言莫非所以成就君德故引君子之言永嘆及之先言德者鄭重之辭也本德以立教故尊官皆有德故正君之謂也言君德爲治國之本故教世子以豫之也

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所以善成王也聞之曰爲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爲之于鄭康成義迂

武王在而成王爲世子則直以世子法教成王可也因武王崩成王幼周公以冢宰行諒闇禮攝政負成王踐阼而治舉世子之法使伯禽與成王學之孔子言人臣殺身有益於君且爲之況迂曲其身以善其君乎不直教以世子之法而合

伯禽與學故曰于僾
爲之言其德足也
是故知爲人子然後可以爲人父知爲人臣然後可以爲人君
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成王幼不能涖阼以爲世子則無爲也是
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
長幼之義也君之於世子也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
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
承上而推言其理凡事身體力行而後可推以治人武王既
崩以成王爲世子則無父可事而不得明其道故曰則無爲
也親則致其愛尊則致其敬愛敬篤而身脩
然後可以君天下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
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故世子
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

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著於君臣之義也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爲子君在斯謂之臣居子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故學之爲父子焉學之爲君臣焉學之爲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周公踐阼長去聲學音效

鄭康成曰物猶事也學之教之也司主也一一人也元大也良善也貞正也孔氏穎達曰三善謂衆知父子君臣長幼父子天性自然故云猶君臣以義合故云義長幼有等級故云節陳氏澔曰語古語也樂正主世子詩書之業父師主於成就德行緒以屬公踐阼者言周公相成王踐阼時正行此禮也上文巳云周公相踐阼而治此故不復云而後但托於周

公權奸干政不得以此爲口實也

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明父子之義長幼之序

鄭康成曰正者政也庶子司馬之屬掌國子之倅爲政於公族者徐氏師曾曰上言天子諸侯之世子教已備矣其餘若天子之子弟與諸侯之公族其子謂之國子亦將有分理之責故使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教之事上以孝弟旁交以睦友恤下以子愛

其朝於公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爲之朝音潮

鄭康成曰內朝路寢庭外朝路寢門之外庭司士亦司馬之屬掌羣臣之班正朝儀之位孔氏穎達曰此對路寢庭朝爲外朝若對庫門外朝朝士所掌三槐九棘之朝又爲內朝玉藻云朝於內朝辨色始入徐氏師曾曰內朝異姓之臣不與

故惟以昭穆爲序外朝同異姓
皆在故惟以官之高下爲序

其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宗人授事以爵以官其登餕獻受爵則以上嗣

鄭康成曰宗人掌禮及宗廟也以爵貴賤異位以官官各有所掌若司徒奉牛司馬奉羊司空奉豕上嗣君之適子孔氏穎達曰初尸未入之前祝酌奠於鉶南尸入祭奠不飲至此嗣子盥入再拜稽首尸執奠嗣子進受復位再拜稽首尸答拜嗣子卒觶拜尸尸答拜所謂受爵舉奠後嗣子盥酌入尸拜受嗣子答拜所謂獻也無筭爵之後禮畢尸出宗子遣嗣子長兄弟相對而餕先受爵而後獻獻而後餕今以餕爲重故從後逆言之登謂登堂無事之時嗣子在堂下餕時獻與受爵皆登堂餕時雖有長兄弟以上嗣爲主

庶子治之雖有三命不踰父兄

上文言庶子正於公族而朝廟則有司士宗人司之其庶子正於公族之事未詳也故此特提明之自此至親哭之皆正

於公族之事而三命不踰父兄又其大綱也蓋周道親親庶子職在正公族故首以序齒爲先雖貴不先父兄蓋專言公族之禮而非謂凡爲會聚也

其公大事則以其喪服之精麤爲序雖於公族之喪亦如之以次主人

公大事君喪也服重者麤服輕者精庶子序列位次使麤者在前精者在後非但公喪如此公族在死喪之事相爲者亦然主人主喪者也

君公與族燕則異姓爲賓膳宰爲主人公與父兄齒族食世降一等

燕飲必立賓以行禮同姓無相爲賓之禮故使異姓爲賓君尊賓不敢敵故使宰夫爲主人以養君之人養賓厚意也與父兄齒親親也族食與族人燕食燕主於飲其禮文食主於飯其禮質世降一等孔氏穎達曰如齊衰一年四會食大功

則一年三會食以次遞降是也

其在軍則守於公禰公若有出疆之政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正室守大廟諸父守貴宮貴室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

大音泰

陳氏澔曰禰當讀作禰謂遷主載在齊車隨公出行者也出疆之政朝覲會同之事無事者不從行謂無職守之人公宮總言宗廟宮室正室公族公卿大夫士者之適子大廟大祖之廟諸父公之伯叔父宮以廟言室以居言貴宮尊廟貴室路寢下宮下室親廟與燕寢也

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爲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練祥則告

冠取並去聲

方氏慤曰諸侯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始祖廟百世不遷此言同四親廟者雖爲庶人冠婚死喪則告以敦本也

族之相爲也宜弔不弔宜免不免有司罰之至于賵賻承含皆有正焉賻爲去聲免音問賵音諷音附承如字含去聲

在五廟之外者則爲族五世免六世弔葢同始祖而非四親廟者也孔氏穎達曰車馬曰賵布帛曰賻珠玉曰含衣服曰襚庶子官治之正謂正其禮

御案襚服皆以承身故曰承

公族其有死罪則磬于甸人其刑罪則纖剸亦告于甸人公族無宮刑獄成有司讞于公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於甸人公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赦之有司對曰無及也反命于公公素服不舉爲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親哭之纖鄭讀殲剸之免反告鄭讀鞠讞魚硯孽三音宥音又辟音闢爲去聲

鄭康成曰甸人掌郊野之官縣縊殺之曰磬不於市朝者隱之也纖讀殲殲刺也剸割也告讀爲鞫讀書用法曰鞫宮割淫刑成平也讞之言白也辟亦罪也宥寬也欲寬其罪出於刑也又復也對答也倫謂親疏之比也素服亦皮弁矣愚按宮刵劓刖五刑乃有苗淫刑非聖王之制周衰尚嚴法乃誤襲用而此亦但謂公族無宮刑而已其實聖王曷嘗有之哉至公曰三宥有司三對或以爲虛文相欺不知聖人求其生於萬一之中以示仁有司執其法於明允之際以示義上下固各盡其道也葉氏時曰甸師掌供粢盛子孫所不忘也今也罪不可免而刑之甸師是猶得罪於祖宗而祖宗罪之也劉氏彝曰如其倫之喪責化之不迨於宗族也而無服者罪其忝祖而絕之也

公族朝于內朝內親也雖有貴者以齒明父子也外朝以官體異姓也宗廟之中以爵爲位崇德也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登餕受爵以上嗣尊祖之道也喪紀以服之輕重爲序不奪人親也公與族燕則以齒而孝弟之道達矣其族食世降一等親親

之殺也戰則守於公禰孝愛之深也正室守大廟尊宗室而君臣之道著矣諸父諸兄守貴室子弟守下室而讓道達矣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及庶人冠取必告死必赴不忘親也親未絶而列於庶人賤無能也敬弔臨賻賵睦友之道也古者庶子之官治而邦國有倫邦國有倫而衆鄉方矣朝音潮養去聲鄉音向

此覆解上文以明庶子正公族之義內親親之故在內也昭穆之序由父子而推尊卑不可紊體欲聯爲一體崇德尊賢體祖宗養育人材之意以德賢明孝享上嗣祖之嫡系紀猶事也喪服由己親而漸推及之以服之精粗爲序不奪其親親之本心也公降尊而與族人齒欲人皆知孝弟之道也親親無等殺則或反薄其所厚者矣戴主而行凡事稟命又守護之是事亡如存孝愛之深也太廟宗主正室宗子君爲大宗有事而出必以宗子守太廟明乎君之所重臣亦重之是君臣之道著矣子弟卑賤讓於父兄之尊貴者冠婚死喪必告赴以其爲一本之親也既係公族之親何以列爲庶人以

其無能賤以徵厲之也敬弔臨賻賵和睦友愛之道凡此皆庶子之官治之古者庶子之官得人而親親謹明推之以治邦國衆知愛親敬長知所嚮矣

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所以體百姓也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弗弔弗爲服哭於異姓之廟爲忝祖遠之也素服居外不聽樂私喪之也骨肉之親無絕也公族無宮刑不翦其類也爲遠並去聲

鄭康成曰術法也翦割截也不以犯有司不使撓有司之法體百姓法與百姓同示公也然必刑于隱者兄弟親而諱之不與國人共議兄弟之罪也以其有罪忝祖故弗弔弗爲服哭於異姓之廟然猶素服居外不聽樂以爲祖雖絕之而不忍私喪之也蓋骨肉之親無斷絕之理宮刑以滅其類是以禁之也

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衆也衆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

行事與秩節祭先師先聖焉有司卒事反命始之養也斷音欣

鄭康成曰大昕早昧爽擊鼓以召衆警之起也周禮凡用衆大胥以鼓徵學士興猶舉也秩常也節禮也使有司攝其事不親祭者視學觀禮非爲彼報也反命告祭畢也祭畢天子乃入又之養老之所凡大合衆必遂養老是以往焉應氏鏞曰此東序非郊之東序蓋郊學宮之東序焉耳西者廟宮之所存所以尊先聖先師東者養舍之所爲所以處國子俊秀學宮亦然故立學釋菜視學釋菜皆退儐於此而行一獻之禮視學卒事設位于此而退備孝養之禮蓋以廟宮爲尊故以養舍爲退也

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咏焉退修之以孝養也反登歌清廟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下管象舞大武大合衆以事達有神興有德也正君臣之位貴

賤之等焉而上下之義行矣有司告以樂闋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老于東序終之以仁也更平聲闋音闕

老年德並茂者更年老更事者三五約其會者爲之數人不必備亦不必不備也遂餞省醴天子親至餞所省視醴酒發咏奏樂發歌咏以迎老者退對進而言老更既入天子乃退而修孝養之禮也反老更即席天子亦即席樂工登堂歌清廟之詩既歌而後三老五更乃語衆以成清廟詩所言之道其語爲何言父子君臣之道是文王所以修身教人垂留後世使人皆體行以合詩樂之德音不徒爲文此乃禮之大者也已而堂下管奏象武之曲舞大武所以然者大合衆人以有事達其意於有神興勸有德神謂文武天子爲君餘皆臣也三公六卿及老更爲賓羣臣百執事爲職禮畢有司告樂闋王乃命五等諸侯及畿內鄉遂之官曰若等反于其國皆當知此養老於東序蓋推以及遠是終之以仁心也

是故聖人之記事也慮之以大愛之以敬行之以禮修之以孝養紀之以義終之以仁是故古之人一舉事而衆皆知其德之

備也古之君子舉大事必慎其終始而衆安得不喻焉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兌音說

記事記其事以垂教大謂根本之道孝弟是也愛必以敬行之始不發禮謂養老諸禮孝養適饌省醴備珍皆其事義主於分別上文所謂正君臣貴賤者是仁主於慈愛上文命公侯等言者是德之備甚言養老之禮之重也古之君子以下又美養老之禮終始盡善故人咸興起引說命以明養老於大學其義隆而教遠也

世子之記曰朝夕至於大寢之門外問於內豎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今日安世子乃有喜色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世子世子色憂不滿容內豎言復初然後亦復初朝夕之食上世子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羞必知所進以命膳宰然後退若內豎言疾則世子親齊玄而養膳宰之饌必敬視之疾之

藥必親嘗之嘗饌善則世子亦能食嘗膳寡世子亦不能飽以至于復初然後亦復初上上聲齊側皆反

陳氏澔曰世子之記古教世子之禮篇也不滿容不能充其儀觀之美鄭康成曰朝夕朝而朝暮而夕也日中又朝文王之爲世子非禮之制親猶自也養疾者齊元元冠元端也敬視疾者之食齊和所欲或異也親嘗試嘗味也善謂多於前

按此篇本記教世子之法故終之以此

禮記恆解卷九

禮運

蜀西雙流劉沅輯註

世運升降惟賴禮以維持之此篇極論禮本天地而治人情氣運無常禮足以運之故曰禮運

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歎仲尼之歎蓋歎魯也言偃在側曰君子何歎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

蜡祭詳見郊特牲篇觀闕也懸法於上使民觀之故曰觀懸象巍巍曰象魏歎魯者歎其衰也大道之行聖王之時英謂賢君臣夫子謙言己不能而願慕之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脩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

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選長並去聲矜音鰥分惡並去聲爲己爲去聲

天下爲公不以天下爲一己之私利五帝三王皆然舊說專指禪讓謬矣選賢二句正天下爲公實事選與賢能而以爵位公之自三公九卿以暨內外諸侯大夫士皆然講信言皆誠信脩睦行皆和睦蓋賢能脩於身而率其下者然也己之親與子皆得所而推以及人使老壯幼皆得所極之鰥寡廢疾皆有所養極言人心悉得其天理之公而無私也分各有職分歸于歸有家貨棄於地則無以資民用然公諸同類不必私藏於己也各奮其力乃易以成功業然與衆同功不必爲己經營也凡此皆以義理之公行當然之事故詐謀盜賊諸僞無由而作外戶可以不閉大同人同循乎道而無私也

今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爲己大人世及以爲禮城郭溝池以爲固禮義以爲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

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知以功爲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知去聲爲己爲去聲

今孔子自謂當時也天下爲家以天下爲一家之物而不知天立君師之意也各親各子各以私心相爲親愛而不必盡出於義理也若聖人之止慈止孝則親其親子其子即可以推之天下而有餘不與此同也大人世及亦聖王之法也然三代聖王選賢與能使之世及謂夫賢能則必能修身齊家以貽後非第報其勲也至春秋則以爲禮之固然不復念爲君之難城郭溝池所以守國之要然有其本不徒險也今則第恃此爲固禮義經國之本然身體力行不徒文也今則第以爲科條之密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本於天性而將以禮樂有其自然而不容已當然而不可紊者也今則爲上者不修其本第思有以正之篤之睦之和之制度田里範民之行養民之生不可廢也今則以此設之立之惟恐其奸欺勇知與功亦可取而非其上也今則以此爲賢以此爲己此皆後世刑名法術之治故民不知仁義禮樂之本而詐謀滋多兵由

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値此末世故乃除亂反正復興禮治此六君子者正所謂三代之英未有不謹於禮者也所謂大道之行有志未逮者以此

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執者去衆以爲殃是謂小康執音勢亦作勢

著明考核刑法也在執有勢位者承上而推言之以明禮之至重禹湯六君子其謹於禮也皆本躬行心得以垂爲教法下此者無譏正修齊之本而能以禮著其大義以禮考其誠否以禮律人有過者著以禮刑仁使人爲仁以禮講讓使民教讓以數者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則在勢者去衆指以爲殃禍此第飭民之行而民亦可免咎故謂小康孔子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蓋以禮律身身端而民從乃爲至治若但以禮治世而正己之道未備即爲小康三代下治安之時不過如此也

言偃復問曰如此乎禮之急也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

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是故夫禮必本於天殽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故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

復扶又切治平聲相去聲殽音效冠去聲朝音潮

上文言大道之行三代聖王皆以禮治卽其次亦可小康故偃言如此乎禮之急也禮本於天而著爲物則先王因而品飾之以協乎中正是爲承天之道治人之情失死得生禮本於性人無性不立也相鼠鼠名亦曰禮鼠見人則拱手而立本於天天之理本中正殽於地地承天而分品類卽自然之秩叙也殽效也鬼神特造化陰陽之爲其屈伸變化皆一本中正故禮可得而著列之也達通行無滯以禮示之躬行以率民也

言偃復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而聞與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

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與音餘

可得聞謂前代禮制之詳夏時夏正建寅得乎天時人事之正而其他可類推也坤乾商易首坤萬物皆歸藏於土中氣之所含天命之所息以是為準而尚質之禮可推也周末文盛多非先王之遺故子游欲聞而夫子以夏商言之以起下文

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飲蕢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及其死也升屋而號告曰皐某復然後飯腥而苴孰故天望而地藏也體魄則降知氣在上故死者北首生者南鄉皆從其初燔音煩捭音蘖汙音蛙抔音陪蕢由通桴音孚號平聲飯扶晚反孰熟通首鄉並去聲

夫子承上而本禮之初言之飲食人所以生故禮始於此神擘通燔黍捭豚鄭康成曰釋米捭肉加於燒石之上而食之耳汙鑿地爲尊抔飲以手掬之也蕢讀爲凷堛也謂摶土爲桴也土鼓築土爲鼓也禮制未起卽以養人之具事神而亦可以致其禮蓋貴一敬耳以其事在上古故以猶若字想像之鄭康成曰升屋而號招之於天也孔氏穎達曰皋引聲之言某死者名復令其反復魄也飯腥以生米爲含苴熟包裹熟食以奠天望望天招魂地藏穴地藏尸所以然者體魄則降於地知氣必上升於天北首歸陰之義南鄉向陽之義皆從其初者人受氣於天成形於地故其死也亦順陰陽之義而爲之禮

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麻絲衣其羽皮後聖有作然後脩火之利范金合土以爲臺榭宮室牖戶以炮以燔以亨以炙以爲醴酪治其麻絲以爲布帛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

上帝皆從其朔窟苦忽反檜音會茹音汝衣去聲范範通炮薄交反亨烹通酪音洛治平聲

孔氏穎達曰營窟者地高則穴於地地下則營累其上而爲窟檜巢檜聚其薪以爲巢陳氏皓曰未有火化故去毛不盡而食之也鄭康成曰作起也脩火之利謂孰治萬物范金謂鑄作器用合土謂瓦瓴甓及甒臺榭器之所藏也炮裹燒之燔加於火上烹煮之鑊也炙貫之加於火上醴酪烝釀之也酪酢截皆從其朔本前代之初意而文之也

故玄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鐘鼓修其祝嘏以降上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祜醆側服反粢如字醍音體嘏音古祜音戶

古無酒以水爲酒後世重古尊曰元酒而陳於室其下三者以後人所爲賤之故以次下列孔氏穎達曰醴醆成而汁滓相將如今甜酒粢稷也稷亦可爲酒醍紅赤色澄酒極清之酒戶室外堂在階上下堂下也孔氏穎達曰陳其犧牲者特

牲禮陳鼎於門外北面獸在鼎南東首牲在獸西西上北首也備其鼎俎者牲煮於鑊鑊在廟門外鼎臨鑊設在鑊之西取牲體實鼎舉鼎而入設阼階下南陳俎鼎西以次載於俎少牢云鼎入陳於東方當序西面北上也琴瑟堂上之樂管磬鐘鼓堂下之樂祝以主人之辭饗神嘏以尸之辭致福而報主人陳氏澔曰上神在天之神孔氏穎達曰正君臣上下詳見祭統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上下人倫之大者皆於祭而見之故可以承天之祜

作其祝號玄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孰其殽與其越席疏布以冪衣其澣帛醴醆以獻薦其燔炙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是謂合莫 孰熟通殽本作肴越音活冪音密又作冪衣去聲莫漠通

鄭康成曰周禮祝號有六號者所以尊神顯物也孔氏穎達曰一神號若皇天上帝二鬼號若皇祖伯某三祇號若后土皇祇四牲號若牛曰一元大武五粢號若稷曰明粢六幣號若幣曰量幣元酒以祭朝夕之時設元酒於五齊之上薦其血毛朝踐時延尸在堂祝以血毛告於室腥其俎朝踐時既殺牲以俎盛肉進於尸前熟其殽殺骨體也以湯爓之以其

所爓骨體進於尸前與其越席至澣帛皆謂祭初之時越席蒲席疏𥛗也澣帛練帛染而爲之朝踐時用醴饋食時用醆爓炙燔肉炙肝交獻第一君獻第二夫人獻第三君獻第四夫人獻交錯而獻鄭康成曰羃覆尊也嘉樂也莫虛無也愚按祝號尊而神之美其名稱以別於生人元酒存太古之意不忘其初血毛俎殽以下兼上古中古之制而事之如生以樂死者之魂魄是其誠敬直合於冥漠中也

然後退而合亨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籩豆鉶羹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謂大祥此禮之大成也亨音烹鉶音刑羹音庚

陳氏澔曰前此薦爓未是熟物迨後乃取爓肉更合亨之使熟體其犬豕牛羊既熟乃體別骨之貴賤以爲衆俎用供尸及賓客等也簠內圓而外方盛稻粱器簋外圓而內方盛黍稷器籩豆形制同竹曰籩木曰豆鉶如鼎而小盛羹之器少牢祝曰孝孫某敢用柔毛剛鬣嘉薦普淖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嘏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孝孫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是各盡其孝慈也祥善也通孝慈之意以達於

羣臣子姓其事大善而盡禮亦於是大成矣

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舍音捨契音薛

孔氏穎達曰孔子答子游問畢乃發明所以自歎之意傷之禮經亂而夌夷也周禮在魯故夫子欲於魯觀之而魯又失周公之制所以歎也后稷教民稼穡周公制禮去先代勾農之享而以稷代之郊祀后稷以配天蓋謂至尊者莫如天而社稷次之以是爲功德配天云耳非郊祀天而以稷配也諸侯有祫無禘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牲用白牡四時之祭春曰礿夏曰禘夫子所謂禘嘗之義者也今因正夏之禘祭而用殷天子之禮以尊公比於白馬賓王所用禮文與周天子實異成王之權而不失其正也傳世既久魯之子孫以其爲天子特賜遂不遵季夏之常期蒸享時祭概襲用之以爲光榮故范獻子曰魯有禘樂賓祭用之春秋所記時禘吉禘不一皆因禘祭禮文特豐故隨意用之非

爲追祀文王也呂覽云惠公請郊禘於周王弗許歸而自用之蓋二王之後得祭天地三辰觀[illegible]惠公以魯既蒙天子恩用殷禮以祀周公並郊望之禮亦僭加二王之儀非成王賜而伯禽受也夫子言杞之郊也祀禹宋之郊也祀契天子之事守周特崇以賓禮周公雖聖猶是臣子何得妄擬哉但魯僭用之郊非燔柴泰壇之郊而彷杞宋天地三辰之文且隆其儀於郊壇之后稷也故魯頌曰皇皇后帝皇祖后稷誇耀其祖爲稷神比于皇天后土之尊鄙人之見也家語夫子對定公亦言魯郊非大郊

前人多未明此章之義

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是謂大假祝嘏辭說藏於宗祝巫史非禮也是謂幽國

常古謂上文孝慈之意假通作嘉傳曰假樂君子美也莫敢易其常古則必顧名思義盡其慈孝之實故爲大美後世祝嘏辭說藏於宗祝巫史則任意矯舉求媚

不知所以祝嘏之義是爲幽闇之國也

醆斝及尸君非禮也是謂僭君冕弁兵革藏於私家非禮也是

謂脅君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是謂亂國斝古雅反

又音嫁脅許刧反

孔氏穎達曰夏曰醆殷曰斝唯王者之後得用之周氏諝曰及尸君君以獻尸尸以酢君也　御棄君之冕弁臣不敢服何故藏之私家若臣之冕弁亦無藏公府之禮蓋卿大夫之冕弁必君命乃得服不待命而自爲之卽藏也脅刧脅具官官事不攝祭器孔氏穎達曰大夫無地不得造祭器有地雖造而不得具足唯公孤以上得備造大夫祭不得用樂唯君賜乃有之若大夫並爲上事則非禮臣與君敵敗亂之國

故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期不使以衰裳入朝與家僕雜居齊齒非禮也是謂君與臣同國

承上而言尊卑之等不可紊也公臣家僕名分攸分君上體恤之可也縱容之不可也三年喪與新有婚者期不使令所以體恤之使其臣棄親喪而衰裳入朝與家僕雜居齊齒則上褻慢之下亦因而犯上矣君與臣同國無尊卑之分也

故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制度故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而不以禮籍入是謂天子壞法亂紀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為謔

天子諸侯大夫各有以處其子孫而不相侵瀆故各遂其欲各得其分陳氏祥道曰制則有所裁度則有所限鄭康成曰以禮籍入謂太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者也天子雖尊舍人宗廟猶有敬焉自拱勑也無故而相之是戲謔也

是故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別嫌明微儐鬼神考制度別仁義所以治政安君也 別必列反 儐音擯

陳氏澔曰國之有禮如器之有柄孔氏穎達曰撥實以禮曰擯別嫌別尊卑貴賤男女之嫌明微明幽微心志之際賓禮鬼神可以誠格考定制度使適中正分別仁義愛敬所施無紊皆所以治其政而安其君也

故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倍小臣竊刑肅而俗敝則法無常法無常而禮無列禮無列則士不事也刑肅而俗敝則民弗歸也是謂疵國

倍背君也竊攘盜也先言政不正之弊而後推其由法者所以正人而禮則經緯此法者也法無常卽禮無列禮無列則士不事其事而民弗歸之由其末以推其本蓋倒言之士兼大臣小臣言疵病也

故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是故夫政必本於天殽以降命命降于社之謂殽地降于祖廟之謂仁義降于山川之謂興作降于五祀之謂制度此聖人所以藏身之固也 殽音效

政成而民安其教戴君德於不知若君藏其身然本於天天秩天叙自然之節文也殽效也命卽天命天有此理而君效法之以出政天施生而地承天命降于社而有祭后土之禮效地之成天功也命降于祖廟而有祭先之禮仁義愛敬之

本也命降于山川而有祭嶽瀆之禮興作材物備用也命降于五祀而禮祭五行之神制度宮室起居也固謂久安長治

故聖人參於天地並於鬼神以治政也處其所存禮之序也玩其所樂民之治也故天生時而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之四者君以正用之故君者立於無過之地也

申明上文藏身之意並比也聖人參天地並鬼神以其治政故也存存於身心其自處於身心者卽自然之秩序樂與民同樂其愛玩於所樂者皆當然之法則故聖人因天之時節地之財裁成父師之所養教以正用之立於無過之地乃爲無愧君道也

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君者所養也非養人者也君者所事也非事人者也故君明人則有過養人則不足事人則失位故百姓則君以自治也養君以自安也事君以自顯也故禮達

而分定故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分去聲

承上立於無過之地而言所明人所賴以明明人明於人也吳氏徵曰所養謂食於人養人謂食人所事謂役人事人謂役於人明人則有過己不明而因人以明恐闇於聽而理不正也沾沾養人則不足屈己事人則失位故百姓衆賴於君君不必降尊勞力但以禮制之則人各安分皆愛其死而死不惟死死必以禮患其生而生不慮生生必以禮

故用人之知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知音智

申明上文君所明非明人之義知仁勇天下之達德所謂父生之而師教之者然各有其失明君以正用之夫詐怒與貪而知仁勇得其正矣此所以立於無過之地所明非明人者也知明理詐行私勇好義怒私忿仁愛人貪泛濫即三者以明君之爲所明而凡天下之事可推矣

故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變

申明上文愛其死而患其生之義死生必準於禮即二者以明其概也國君守土死社稷爲義大夫非義當死君而爲一

亡宗廟死則非常矣

故聖人耐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於其義明於其利達於其患然後能為之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脩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故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義講信脩睦尚慈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耐古能字辟婢亦反惡去聲下弟音悌長上聲去舍並上聲治平聲

意之以私意臆度之辟闢辟其塗明洞悉達兼通之也七情雜於氣質故須性以率之禮以維之孔氏穎達曰十義從親者為始以漸至疎故長幼在後君臣處末七情不定故云治十義是事故云脩信是深隱故須講睦恐乖離故云脩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也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惡去聲度入聲舍上聲

情雖有七約言止欲惡二端耳情在於心不可色求欲一概以窮治之舍禮無術蓋禮立而人義正利患明天下可以作一家治中國可以作一人治也

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

天地一太極也太極全體備於人故爲天地之德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陰之靈曰鬼陽之靈曰神陰陽變化而生五行五行之質有精粗美惡惟人得其秀氣交會言其動靜變化其實一太極之英而已下文乃詳言之

故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後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竅苦弔反播上聲

秉執持意曰爲陽光星與日竝言者以其光照與日同無盈虧而言其垂照耳地平廣山川流峙若開竅然播五行於四時承上合天地言之陰陽屈伸消長而生五行四時分布五行之迹昭然可見和而後月生月本無光映日而生光晦朔之交日月合璧陰陽諧和至初三日而月哉生明五日一候至十五日而盈陰之象盈實陽之氣滿也又五日而哉生魄三五曰而月晦陰之象消實陽之氣斂也卽月之盈虧而陰陽屈伸消長之義朗然如揭蓋陰陽一天氣之運行而地實載之地呈其象天宰其露一元之氣無時不和故日月之行萬古如一而人實秉其精夫子將言人之至貴故先言此也

五行之動迭相竭也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爲本也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也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爲質也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爲質也還音旋

承上推廣五行之用以見天地之德也動運轉竭盡也此盛彼衰彼衰此盛迭相虧竭實迭相生化二句總包下四者五行見於四時十二月還相爲本春木夏火之本中央土秋金之本秋金冬水之本冬水春木之本五行見於聲律十二管

還相爲宮宮聲五音之首黃鍾爲律本音之元也十二管皆可以起宮聲隨其損益變化而皆不離乎中氣故曰還相爲宮五行見於飲食酸苦甘辛鹹之五味調以醯醢鹽梅薑桂十二月各以其時所主之味爲質而五味六和未嘗不相爲用也五行見於章采青黃赤白黑之五色繪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以爲十二等之衣各以所宜之色爲質而五色六章未嘗不交相需也卽四者以例推之而五行之動可見

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

天地之理至粹者在人非人則天地亦不能成其功化故曰天地之心端始也首也五行散布於萬物而其要在人味聲色皆具五行之理氣而人食之別之被之以生故人爲萬物之靈也

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爲本以陰陽爲端以四時爲柄以日星爲紀月以爲量鬼神以爲徒五行以爲質禮義以爲器人情以爲田四靈以爲畜以天地爲本故物可舉也以陰陽爲端故情

可睹也以四時爲柄故事可勸也以日星爲紀故事可列也月以爲量故功有藝也鬼神以爲徒故事可守也五行以爲質故事可復也禮義以爲器故事行有考也人情以爲田故人以爲奥也四靈以爲畜故飲食有由也量去聲畜許六切

萬物皆天地所生以天地爲本則萬物之理可該而舉其要人情本於陰陽以陰陽爲端情狀美惡可睹凡事必待時而成以四時爲柄人乃乘時勸事日星分布流行有序不紊民事則之則有成法而綱紀布列月之盈虧消息卽天道運行卷舒之迹以之爲量則始終消長相時而爲凡功可藝藝治也鬼神祇是造化之迹與之爲徒凡事盡其人道而鬼神來享可守而弗失矣五行循環不窮一元之氣宰之故凡人事不無盛衰惟一理以宰之以五行爲質則剝復乘除順時守理事可周而復始也凡事若無禮義節無規範以禮義爲器或事或行可以考其得失田滋生而不息人情百出而不窮人情以爲田芸治使無伐性故人爲萬物之主而貴也奥主也四靈衆物之長若飲食無禮暴殄其類則四靈不至四靈

爲畜故飲食可以備禮而無濫用也由謂由其禮

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故龍以爲畜故魚鮪不淰鳳以爲畜故鳥不獝麟以爲畜故獸不狘龜以爲畜故人情不失鮪音偉淰音審獝況必切狘許月切

孔氏穎達曰淰水中驚逝獝驚飛狘驚走釋四靈及爲畜之義蓋物與人異類而同生王者仁恩洽而庶物熙四靈直如家畜衆類各安其性不淰不獝不狘其氣相感也龜於四靈之中尤爲有知而切用人情不失藉龜卜以交神明而誠敬篤也

故先王秉蓍龜列祭祀瘞繒宣祝嘏辭說設制度故國有禮官有御事有職禮有序蓍音尸瘞於列反繒如字

鄭氏康成曰埋牲曰瘞幣帛曰繒宣猶揚也承上言聖人作則本天地以及於萬物如此故先王重之而不敢私心自用秉

蓍龜以决於神明而列爲祭祀瘞繒以通幽宜祝嘏辭說以達意設爲一切之制度使人有遵守故國有典禮官有以御下事各得其賦禮各得其序

上禮言其綱下禮言其紀也

故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也故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祖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儐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故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爲也以守至正 儐音擯朝音潮筮市制反瞽音古侑音又陳氏澔以王中爲句從之

禮達於下必自正己始故先王祭帝以定天至尊之位祀社以列地利之主祀祖廟以明仁愛之本祀山川以明賓禮鬼神之道祭五祀以明事爲之所起宗祝在廟以盡事神之禮三公在朝以盡輔導之義三老在學以明人倫之敎前巫以御不祥後史以紀言動卜筮以决猶豫瞽樂人侑疑丞之屬所以佐佑君德者言既制禮以通天地鬼神祖宗而又廣設

輔弼如此王居中恭己無爲不使一毫私意萌動以守至正是乃禮之所以達而自天地以及萬物皆正也

故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故自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脩而禮之藏也藏如字

承上而言禮達於天下意百神皆統於天天心順而百神効職矣社祀地地效靈而百貨可極其盛矣祖以孝告嘏以慈告祖先受而孝慈之義廣矣五祀民生日用事爲之本即此以爲端而一切法則之正可推山川亦在乎中矣義之脩天理之自然人事之當然宜如此禮之藏萬理皆由此推若府藏也

是故夫禮必本於大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列而爲鬼神其降曰命其官於天也

大一即太極也以其誠一不貳故曰大一大一爲理氣之原即易所謂大哉乾元也大一剖分而爲天地運轉而有陰陽

變化而爲四時紫列而爲鬼神由一本以達於萬殊皆本天理之自然與其當然故聖法之以爲禮其降於萬物則爲命分其實皆取法乎天而非有私也官法也主也

夫禮必本於天動而之地列而之事變而從時協於分藝其居人也曰養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　分去聲養如字冠去聲朝音潮

本於天天理之自然動而之地地承天而亨品物即禮當然之法象分列而爲庶事變化而合時中分事物各有分量藝治之而治也居人人得禮而安若居然養養其身心貨力所在易爭禮爲之辭讓飲食冠昏以下皆非貨力不行皆以辭讓行之是禮之所以協於分藝而養人也

故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講信脩睦而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也所以達天道順人

情之大實也故唯聖人為知禮之不可以已也故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壞音怪喪去聲

行而宜之之謂義知其宜而履之之謂禮其實一也信存於己睦乎於人吳氏澄曰人身膚最外肌次之筋次之骸最內以肌會膚以筋束骸四者之聚為身是也有禮則莊敬日強大端猶言大要天道之自然即人情之當然達之使勿滯順之使勿逆如孔穴然必由之以出入也唯聖人達天人之奧故知禮不可已敗國喪家亡身必先去其禮而後悖天拂人罹於凶禍也

故禮之於人也猶酒之有蘗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蘗魚列反

酒必麴蘗而成人必順理而生君子如醇酒其味厚小人如醨酒其味薄若竟無禮則非人猶無蘗則非酒也

故聖王脩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脩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

治平聲種上聲耨奴豆反

柄所執持者因其宜而為之節文則曰禮序因其宜而第之也田非芸治不熟人情非聖王不中禮有綱紀條目故如耕先為陳說大義以動其天良故如種再為講學以精其事故如耨禮義熟而心德全則仁矣聚如收穫而聚久或思變故播樂以暢其天而安之

故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義者藝之分仁之節也協於藝講於仁得之者強仁者義之本也順之體也得之者尊分去聲

承上而推言之虛言其理宜然有禮而後踐其實故事非一定理惟一中協諸義而協則雖先王無其禮亦可以義起義者治事之分限天性之品節協於治事之當然講於天性之自然得之者強固不屈於物仁者性之理而得於天者順天性而施於事為故為義之本順之體尊物無以尚也

故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也爲禮不本於義猶耕而弗種也爲義而不講之以學猶種而弗耨也講之以學而不合之以仁猶耨而弗穫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穫而弗食也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弗肥也耜音似耨上聲穫戶郭反

吳氏從曰此反解上文而以順爲解也合仁謂合聚衆理於一心仁而未能安是猶與仁爲二也成於樂而安於仁則與仁爲一矣仁者體之全於內順者用之達於外體雖全而用猶未達猶內腹雖充而外體未肥故必達於順而後爲禮義治情之極功

四體既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德爲車以樂爲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

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

承上達於順意而極言之即衆食之肥以設譬正無邪僻也膚外皮革內皮人之肥即大學心廣體胖意篤爲厚之至睦無可間和無所乖法躬行法度廉潔己守法官修其職職稱其官曰相序君正己以率臣臣誠身以盡忠曰相正德兼內外而言車所以載身而行御所以節車而安德具於心而推暨於萬事萬爲如車之自適之達樂即行之而和之謂非但鍾鼓琴瑟等也諸侯以下非不可備德特以其職守分輕重言之禮主於敬讓法主於遵循信者成事之本故以相考睦者善俗之原故以相守天下雖廣猶一身也故可以肥言之而無往不達即爲大順

大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故事大積焉而不苑並行而不謬細行而不失深而通茂而有間連而不相及也動而不相害也此順之至也苑音婉　繆音謬

順者理達而情孚之謂恐人務求其順而不中乎禮故又申言之常謂自然而不容已當然而不可紊苑多草木養禽獸

之地此借以爲鬱滯之意也事積而有禮以行之則不滯並行而各有禮故不錯繆細微之事皆有禮以行之故不失極深之理有禮以達之故通業茂而各有條理故有間相連而各有分際故不相及變動而適得其中故不相害蓋合巨細精粗各得其宜乃爲順之至也

故明於順然後能守危也故禮之不同也不豐也不殺也所以持情而合危也

危者安之反世事危者甚多明乎天理之自然當然順而行之雖危死咎故能守也豐太過殺不及情易流易危以至順之禮持之合之

故聖王所以順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而弗敝也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合男女頒爵位必當年德用民必順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饑妖孽之疾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

寶人不愛其情 渚之汝反 頒音班 當去聲 孽魚列反

申明上文大積而不苑句之義習於山川者不使失居瘠勞斂之也必時各得其宜不竭其用婚姻當其年爵位當其德用民必順不非時而勞役之不愛道陰陽和而風雨時不愛養生成多而財貨足不愛情親親長長以及於天下人之親長

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皇麒麟皆在郊棷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闚也則是無故先王能脩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故此順之實也 棷藪同音叟古音蔌數闚窺同

膏露露甘如膏醴泉泉香如醴器鄭康成謂如銀甕丹甑車陳澔謂山車垂鉤不待揉治而自圓曲是也俯而闚巢穴與人相近不畏避也此極言順積之應陳氏謂不可以辭害意是也則是無故鄭康成曰言非有他事使之然遂義使人人各適其宜信誠也達順人各順於理而無戾順之實功效如此而後爲大順也